

歷代詩話續編

歷代詩話續編

藝苑卮言卷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唐文皇手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使之也。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差強人意。然是有意之作。帝京篇可耳。餘者不免花草點綴。可謂遠遜漢武。近輸曹公。

中宗宴羣臣栢梁體。帝首云。潤色鴻業。寄賢才。又大明御寓臨萬方。和者皆莫及。然是上官昭容筆耳。內薛稷云。宗伯秩禮。天地開。長寧公主云。鸞鳴鳳舞。向平陽。太平公主云。無心爲子。輒求郎。閨朝隱云。著作不休。出中腸。差無愧古。

明皇藻豔。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成樓空。語境則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語氣則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尙心。雖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

之五言遂爲律家正始。內子安稍近樂府。楊盧尙宗漢魏。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蕩子從軍。獻吉改爲歌行。遂成雅什。子安諸賦。皆歌行也。爲歌行則佳。爲賦則醜。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傍引。情無牽合。當爲最勝。摩詰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強力宏蓄。開闔排蕩。然不無利鈍。餘子紛紛。未易悉數也。

兩謝戲馬之什。瞻冠羣英。沈宋昆明之章。問收睿賞。雖才俱匹敵。而境有神至。未足遂槩平生也。時小許公有一聯云。二石分河寫。雙珠代月移。一聯亦自工麗。惜全篇不稱耳。沈宋中間警聯。無一字不敵。特佯期結語是累句中累句。之問結語是佳句中佳句耳。亦不難辨也。

沈詹事七言律。高華勝於宋員外。宋雖微少。亦見一斑。歌行覺自陟健。裴行儉弗取四傑。懸斷終始。然亦臆中耳。彼所重王劇王勔蘇味道者。一以鉤黨取族。一以摸稜貶竄。區區相位。何益人毛髮事。千古肉食不

識丁人舉爲談柄良可笑也

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情圓暢自是中興之祖宜其矜率乃爾

梅花落處疑殘雪一句便是初唐柳葉開時任好風非再玩之未有不以爲中晚者若萬楚五日觀伎詩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真婉麗有梁陳韻至結語聞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宋人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于鱗極嚴刻却收此吾所不解又起句西施漫道浣春紗既與五日無干碧玉今時鬪麗華又不相比

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裁而天韻不及律體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開元彩筆無過燕許制冊碑頌春容大章然比之六朝明易差勝而淵藻遠却敷文則衍徵事則狹許之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槩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李于鱗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

白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段褒貶有至意。又云。太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卽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概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卽子美篇什雖衆。隳焉自放矣。余謂七言絕句。王江陵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而于鱗不及之。王維李頎雖極風雅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此公地位乃爾。獻吉當於何處生活。其微意所鍾。余蓋知之。不欲盡言也。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近時楊用脩爲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傳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揚欲僊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歔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

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爲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太白古樂府。窈冥恂恂。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適上而婉縟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伏。取是而已。尤爲正宗。

五言近體。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濃厚。

摩詰才勝孟襄陽。由工入微。不犯痕跡。所以爲佳。間有失點檢者。如五言律中。青門白社。青菰白鳥。一首互用。七言律中。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兩馬字覆壓。獨坐悲雙鬢。又云。白髮終難變。他詩往往有之。雖不妨白璧。能無少損。連城觀者。須略玄黃。取其神檢。孟造思極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擷其佳句。眞足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

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

居庸城外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當足壓卷然兩字俱貴難易或稍可改者暮雲句馬字耳

李頎花宮僊梵物在人亡二章高適黃鳥翩翩嗟君此別二詠張謂星軺計日之句孟浩縣城南面之篇不作奇事麗語以平調行之却足一倡三歎

于鱗選老杜七言律似未識杜者恨曩不爲極言之似非忠告

青蓮擬古樂府以已意已才發之尙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本來面目耳

謝氏俳之始也陳及初唐俳之盛也盛唐俳之極也六朝不盡俳乃不自然盛唐俳殊自然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遠公遁跡廬山岑刻本下皆云開山幽居不惟聲調不諧抑亦意義無

取吾弟懋定以爲開士甚妙。蓋言昔日遠公遁跡之岑。今爲開士幽居之地。開士見佛書。

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維。李頎。岑參耳。李有風調而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美。

六朝之末。衰颯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爲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橐鑰于陳隋也。詩至大曆。高岑王李之徒。號爲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蟠溪。夢裏山。鴻鴈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慶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趨下。又曰。勝國之敗材。乃興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卽衰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勛黃鶴樓。爲七言律壓卷。二

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爲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官錦間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勻稱。而斤兩不足。昆明池水。穠麗沈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微乖耳。然竟當於四章求之。

李于鱗言唐人詩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余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極工妙者。旣而思之。若落意解。當別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

有一貴人時名者。嘗謂予。少陵僞語。不得勝摩詰。所喜摩詰也。予答言。恐足下不喜摩詰耳。喜摩詰又焉能失少陵也。少陵集中。不啻有數摩詰。能洗眼靜坐。三年讀之乎。其人意不釋去。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使人爲之不勝痕跡矣。益見此老鑪錘之妙。

摩詰七言律。自應制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常調。至酌酒與君一篇。四聯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無。尤不可學。凡爲摩詰體者。必以意興發端。神情傳合。渾融疎秀。不見穿鑿之跡。頓挫抑揚。自出宮商之表。可耳。雖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變風。不宜多作。作則傷境。

孟襄陽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雖格調非正。而語意亦佳。于鱗乃深惡之。未敢從也。

太白鸚鵡洲一篇。效顰黃鶴可厭。吳宮晉代二句。亦非作手。律無全盛者。惟得兩結耳。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

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舉家聞若歎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爲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爲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

珠益艱。

楊用脩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詩刺淫亂。則曰。離離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叙饑荒。則曰。牂羊羶首。三星在罍。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堪骨髓乾也。其言甚辯。而覈然不知嚮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爲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宅人入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怨讒而曰。豺虎不受。投畀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脩何如貶剝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樂府雅語。用脩烏足知之。

劉隨州五言長城。如幽州白日寒語。不可多得。惜十章以還。便自雷同。不耐檢。

錢劉竝稱故耳。錢似不及劉。錢意揚。劉意沈。錢調輕。劉調重。如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峯。是錢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寬。

而不稱。劉結語。匹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何等風調。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自是壯語。而于鱗不錄。又所未解。

李長吉師心。故爾作怪。亦有出人意表者。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此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韋左司平淡和雅。爲元和之冠。至於擬古。如無事此離別。不如今生死語。使枚李諸公見之。不作嘔耶。此不敢與文通同日。宋人乃欲令之配陶陵謝。豈知詩者。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近體卑凡。尤不足道。韋左司。今朝郡齋冷。是唐選佳境。

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爲大家。直是勢利。他語子厚於風雅騷賦。似得一斑。

退之海神廟碑。猶有相如之意。毛穎傳。尙規子長之法。子厚晉問。頗得枚叔之情。段太尉逸事。差存孟堅之造。下此益遠矣。

子厚諸記。尙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梓人傳。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簡握要。收功用賢。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

有萬鈞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而無味。發者冗而易厭。奚其文。奚其文。

張爲稱白樂天廣大教化主。用語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長。極有冗易可厭者。少年與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詩道未成。慎勿輕看。最能易人心手。

連昌宮辭似勝長恨。非謂議論也。連昌有風骨耳。玉川月蝕。是病熱人囁語。前則任華。後者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

唐人有佳句而不成篇者。如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楊汝士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尉遲斥夜夜月爲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每恨不見入集中。楊用脩嘗爲青塚黑山補一首。終不能稱近顧氏編國雅。乃稱爲用脩得意語。可笑。

白香山初與元相齊名。時稱元白。元卒。與劉賓客俱分司洛中。遂稱劉白。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僊。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爲有神助。此不過學究之小有致者。白又時時頌李

願渭水自清涇至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欲模擬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極是惡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風雅不復論矣。張打油。胡打錢。此老便是作俑。

劉禹錫作詩。欲入錫字。而以六經無之。乃已。不知宋之問已用押韻矣。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劉用字謹嚴。乃爾。然其答樂天。而有筆底心猶毒。杯前膽不獐。獐呼關反。此何謂也。

欸頭詩。目連變。破船。衛子如廁。失猫。白日見鬼。固是謔語。然亦詩之病。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島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淚流如并州。及三月三十日二絕。乃可耳。又。秋風吹渭水。明月滿長安。置之盛唐。不復可別。

昔人有言。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謂之元和體。

絕句。李益爲勝。韓翃次之。權德輿。武元衡。馬戴。劉滄。五言。皆鐵中錚錚。

者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真不減柳吳興迴樂峯一章何必王龍標
李供奉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用意工妙至此可謂絕唱矣惜爲
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令人厭憎葡萄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
地位不凡乃爾

劉駕馬上續殘夢境頗佳下云馬嘶而復驚遂不成語矣蘇子瞻用其
語下云不知朝日昇亦未是至復改爲瘦馬兀殘夢愈墜惡道

杜詩善本勝者如把君詩過日作把君詩過日愁對寒雲雪滿山作愁
對寒雲白滿山關山同一照作關山同一點娟娟戲蝶過閑幔作娟娟
戲蝶過閑幔曾閃朱旗北斗閑作曾閃朱旗北斗殷祇緣貧病人須棄
作不知貧病關何事握節漢臣迴作秃節漢臣回新炊間黃梁作新炊
聞黃梁又麗人行珠壓腰褭穩稱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紅渠羅襪穿
銀皆泓渟有妙趣

天闕象緯逼當如舊字作天闕閱咸失之穿鑿

王勃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杜荀鶴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皆五言律也。然去後四句作絕。乃妙。天寶妓女唱。高達夫開篋淚沾臆。本長篇也。刪作絕唱。白居易曾與情人橋上別一首。乃六句詩也。亦刪作絕。俱妙。獨蘇氏欲去柳宗元遙看天際。朱氏欲去謝玄暉廣平聽方籍二語。吾所未解耳。

王摩詰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岑嘉州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異昔時。蘇子瞻我行日夜見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又轉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天蒼茫。八句皆拘體也。然自有唐宋之辨。讀者當自得之。

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撰意雷同者幾半。始信少陵如韓淮陰多